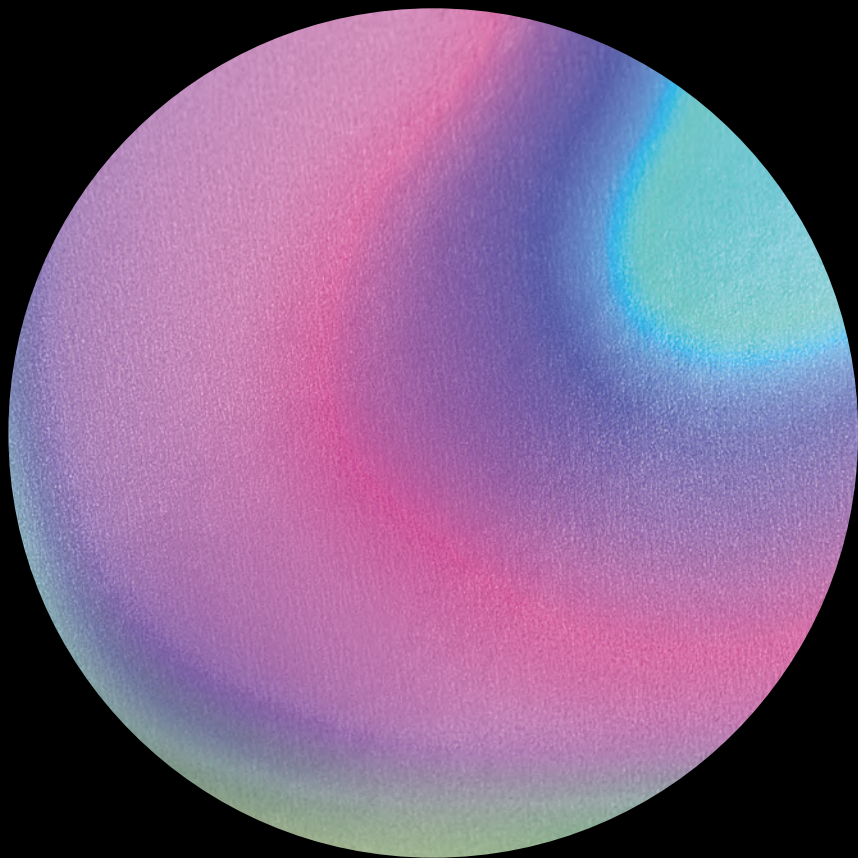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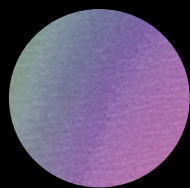


T.E. 2073 :

莫卡卡與賽克洛普斯



**T.E. 2073:**  
**Macaca & Cyclopis**

Kao Yi-Feng

高翊峰



T.F. 2073 :

莫卡卡與賽克洛普斯

高翊峰

我站在核一廠台電公司的舊廠辦大樓五樓，眺望西北角的濱海公路。今日傍晚的夕陽，因為憂傷，暫緩落下。過瘦的身軀，只能攔阻少許斜陽。不再伸手觸摸夕陽的這幾年，曾經屬於我的夕陽，經常如此靜止。同一個夕陽餘暉照耀，美國奇異公司製作的第四型沸水式二號反應爐，在目視的不遠處。這座核能反應爐已經完全除役數十年，安全殼水泥圍阻體，只是個巨大的方形盒子，失去需要保護的對象。

五樓的外牆，懸掛著武裝革命組織與智能巡護隊的共同行動旗。每次望著旗幟上無法分辨誰人之手的握手圖騰，我總有「可以完成」的念頭，但能回讀的島國政治犯臉孔逐漸減少。監獄武裝革命不過是三年前的行動，他們與一同犧牲的智能巡護員，如同核一廠遠方鄰鄰海面上、那些被炸毀擱淺的四國聯合軍艦，彷彿都捲入島國的遺忘履帶。

整個五樓是我的工作室。進駐核一廠這一年的生活起居，多半在這個空間。內牆上還留有手動機械拋光輻射牆的痕跡。一套體感床組、自動延展工作檯、除菌衣物收納櫃和拆卸式多功能潔身室，在偌大的空間裡顯得簡陋。剩餘可以稱為家具的，是唯一的長型置物架。上頭堆放著各類回收器械，多是智能巡護員不同規格、不同功能的聲控、肢體模擬、微表情、情緒控制等等晶圓。

我回到工作檯前，巡看諸多的積體電路零件，以及不同尺寸的晶圓。我持續將兩個晶圓的圓邊，裁切與打磨成齒輪狀，兩兩鋸齒，牢牢卡榫，彼此成為一個組合。能否與其他齒輪晶圓組，鑲嵌與連結，我仍有猶豫。身體一移動，腳步聲便在空蕩的室內迴響。我撫摸放在空

間中央的電晶體機芯。方形的它，尺寸約莫是一輛汽油燃料的老式哈雷機車大小，立晶體的金屬外框是舊型工程機械人的體幹鋼鐵，內部由數十組緊扣咬合的齒輪晶圓組成主體。

進駐這個科技藝術實驗園區之後，我完成了幾件作品，都裝置在自由廣場。這年入夏之後，伊斯蘭共和國協再次發生教派內戰，引發全球石油危機。這幾個月來，島國民生物資也快速緊縮。剛獲得大英協防同盟和北美約定國協支持的島國臨時政府，取消原本的設廠限制，也限制民生物品出口。逐日感覺到匱乏的我，則陷困在這個鏤空的方形電晶體機芯。

「如果可以發現最完美的時間裝置，是不是能驅動島國往前一秒？」

這個問題，我曾經詢問那位扭轉監獄武裝革命的智能巡護員，現在已經無法回想起他答覆我的話語，也遺忘了不久時之前的精準日期。

無法明確觸及的時間感，還有許多。

類如此時此刻，我無法確認，敲門聲是從何時開始響起。

我沒回頭，專注凝視晚霞裡的機芯裝置。

回音逐漸走入夜暗，好像同一晚，又像似不同夜。不同尺寸的晶圓，似眼，以曖昧的金屬虹膜凝視我。它們的瞳，從光裡騙來無法解讀的繁花色澤，有如豔麗誘人美杜莎。敲門聲再次成為夕陽裡的最後回音。我拿起剛組裝好一組晶圓，專注尋找它與其它圓眼可能彼此咬合的位置。

入門口傳來翻找鑰匙的聲音，入門隨後打開。女人拎著一個纍纍的紙袋，提著保溫瓶，走

近可以環視與穿透的五樓廠辦。

「燈沒開，我以為你在園區裡移動。」她說。

我蹲下身，對比放在腳邊的另一組機芯局部。

「要開燈嗎？」她接續詢問。

「我在等今天的餘光。」

女人轉身關門，困住夕陽。她的眼，適應了黯淡。那些困在方形電晶體機芯的圓眼，便尾隨硬底鞋跟，移動到另一角落，直到她將紙袋與保溫瓶放置在床邊櫃。

「你多久沒出門了？」她說。

「妳是指離開核一廠嗎？」

「進駐之後你就沒有走出園區，我已經不想問為什麼了。」她無奈搖頭，坐在床緣，脫下高跟鞋，在初夜的暗裡，發現了我的亂髮與鬍渣，曖昧說，「現在的模樣很適合你。」

我回到工作檯，坐落唯一的椅子。確定室內沒有藏匿任何夕陽，才點亮那盞仍使用白熾燈泡的老式桌燈。電的熱感，從發亮的鎢絲照射。有光之後，撲了濃妝的她，不容易目測年齡，坐姿更為慵懶。

「我喜歡現在的妳，諾倫。」我凝視她。

「我現在是你的經紀人喔。」她輕輕扭動臀部。

「不管切換什麼角色，妳都扮演得很美。妳是現在，也是過去和未來。」

白熾光沒有夕陽的蠻橫，微光先走過晶圓與金屬鍍膜的表面，再撫摸她修長的小腿。暗影讓合身剪裁的套裝，呈現更多柔軟的身體曲線。我循著這光，尋找到更適切的描述之後說，「男人放鬆時，神會皺眉頭，女人慵懶的時刻，是上帝完成的藝術品。」

「你今天嘴巴真甜。」

諾倫稱讚我的微笑，像似縮時攝影後播放的花苞綻放。我也是在入秋之後，才逐漸習慣諾倫藏在這句話裡的微表情。

靠著床架的她，循著我的話，把一隻腳盤上床，想起了什麼，以能改變室溫的聲調說，「你的鐘針系列，時針組、分針組，都有收藏家買了。錢已經匯到你戶頭。」

「錢的事，妳處理就好。」

「鐘針系列只剩下那支尺寸最大的小秒針。別擔心，有幾位能源投資人跟我接洽。」

「作品有沒有人收藏，我不在意。」我把晶圓組合放回工作檯，「能源投資人只是石油荒裡專偷腐肉的鬣狗，他們不會想收藏小秒針。」

「那你說說，哪種人會想收藏？」

「如果妳說銀行家，我還能相信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他們是少數理解錢和時間非必然關係的人。」我帶有微怒說，「許多人理解小秒針的意義。」

「你的批評太主觀。作為一個島國公民，我也不懂你說的小秒針意義。小尺寸時針有三支，中尺寸分針有兩支，能看出比例。小秒針的尺寸，並不是等比加大。」她側身，兩隻腳都縮上床，「你不覺得比例過大了嗎？而且小秒針只做一支，藏家只能收藏，沒有第二支可以作為未來的拍賣投資。」

「時間的滲流，不是依照比例變化的。」我打斷語音加速的諾倫。

「你躲在核一廠，關掉所有資訊接收器，還是可以和世界接軌。」

「諾倫，妳是在調侃嗎？」

「你無法判讀我在調侃你嗎？」

「可以的。只是我不理解妳現在的調侃。」

「因為石油危機，滲流，這個月擠上年度關鍵詞的票選第二位。」

「滲流確實可以用來想像地層裡要探勘的石油。第一位是什麼？」

「斷交。」她口吻嚴肅。

「那麼，為什麼是斷交呢？」

「去年有兩個單獨國和我們斷交，今年年初又斷交了三個。」忽地，她輕掩嘴唇，驚訝裡有些微愉悅，提出臆測，「這是鐘針系列的原點嗎？」

我沒有回應這個問題，回應了最初的另一個問題，「T.E.1973年，藝術家巴勃羅生命停止。在這一年之前，他未曾雕刻重複的作品。」



「作品重複的話題，我就不跟你辯論了。剛好是平流時區的一百年前，真的太巧合。對了，上回你說，過去的歷史只是未來尚未發生的事。這個邏輯，我不懂。」

「只是一個假設性的悖論，已經不重要了。這次的兩支分針、三支時針，其實已經重複。」在悵然之中，我走近諾倫，撥開她額頭的大捲髮絲，呼出氣息，「小秒針不賣了，我們留在這裡吧。」

「你說的我們，是指你和我嗎？」

「妳偷偷裝了幽默晶圓嗎？我怎麼不知道。」

「你猜猜。」

「不能對藝術經紀人打啞謎，是創作者的鐵律。小秒針，妳幫我送給市政府。」

「鐘針系列是你自己的作品，不是公共財，不可以免費。我只能指定對象拍賣，價格一元。」她滑躺床上，眼眸顯露睏意，語音流露遲鈍，「另外，需要有但書的要求。」

「作品的事妳決定就好。我的要求是，這支小秒針必須裝置在自由廣場，不容易讓人發現的角落，一樣不要說明文，這次我不署名。」

「這次廣場系列的裝置，你又改名賽克洛普斯，還給自己的署名加編號，已經有不少流言。藝術協會一直批評你使用異名。你捐出小秒針，又不署名，一定會……」

「就讓那些人說吧。」

聲音迴盪著自言自語。我拿起紙袋往外走，離開五樓辦公室。

我特意留下白熾桌燈，照明空蕩蕩的室內，不是因為諾倫怕黑，只是她曾說過，「我和你一樣，入睡之後，也需要光。哪怕只有極少的光，也能在夢境裡看見你的輪廓。」

園區許多角落都提前入夜，熠熠的光能永續路燈，逐步恢復核一廠的夜間輪廓。

我抓著紙袋，沿著車道，走到連接前後園區的乾華隧道。穿過隧道，眼前是核一廠的動力直升機停機坪。地面的白色工字樣由紅色十字圖像包裹，最外圍是一圈圓形的綠圈。三種顏色都是由光能蓄電的發光二極管來表現，不刺眼的光體亮度。揭幕時，進駐在管制中心、負責設計的光能塗鴉藝術家描述，三色分別代表：純淨、救贖、自然——是象徵，也是動態口號。

走過綠光、紅光，我站入白光中央。光暈交織層疊的停機坪，聲音像似被禁止。直到我反覆抓揉紙袋，紙質特有的清脆摺壓，越過園區車道旁的小坑溪，穿入茂盛的樹林。

若是在更深的夜裡，或許能傳到三百公尺外的第四公墓吧。

我持續搓揉紙袋，直到濱海公路傳來的電動車引擎加速聲，一個身影從低處的草叢暗處冒出。身影小心翼翼，站立在那棵被颱風推倒、橫置在小坑溪上的倒樹。牠快速往車道方向爬行幾步，又再次站立，朝我的方向觀望。

牠站立起來不足一公尺高，是島國特有種獼猴。

第一次發現牠，是我剛進駐核一廠初期，也是在小坑溪上的這棵倒樹。牠當時穿著髒舊的上衣，著實驚嚇了我。我以為是島國多年來逐步罕見的孩童。等牠一移動，發現屁股連接一根細長尾巴，我才確定牠的身分。今日這夜，如上週某夜，牠時而直立行走，時而慢慢四肢

爬行，從倒樹上橫越小溪。也如首次相遇，牠裸露在衣物之外的身軀肢體，沒有毛髮，像似天生粗糙的孩童皮膚。除了嚴重曬斑，牠的手掌腳掌還有泥垢沉澱多年後的染色。

牠爬過車道，一進入停機坪，便以後肢站立走向我。牠上身依舊穿著那件印有游離輻射警示圖騰的科技背心。三角形黃色底圖上有三片黑色扇頁的布料區，可以測量游離輻射。背心中後滿布苔蘚與抓痕，但牠應該早已習慣。第一次見到牠，我便留意到牠頭殼正頂上，移植了一塊方形積體電路。兩公分見方的定位追蹤裝置上，有數個微小尺寸的電晶體鑲嵌，另有一顆紅色微光器，以人類脈搏的速率閃爍。

我推測，牠是監獄武裝革命前，由臨時政府組織科技軍士野放的動物之一。牠與同類獼猴，以及其他貓狗、爬行動物、鴿子，都被植入腦皮層積體電路，在T.E. 2069年開始放入當時被託管的大臺北市特區，收集輻射值數據與生態資料，最後才揭露了四個託管國交織形成的謊言——因為核災的游離輻射，正常人無法在特區裡健康生存。

夜風來了，轉涼的北風吹拂停機坪。牠坐在在□字樣的白霧光暈，先是凝視我，然後凝視紙袋，雙手握拳，宛如一個祈禱中的飢餓孩童。這一次，我坐落下來，直到牠主動伸出手，我才從紙袋裡拿出混合肉製成的即食肉糧與風乾葡萄。

我先給出一顆風乾葡萄，牠接過，快速吞食。

「你究竟在特區多久了？」我說。

牠恢復雙手握拳的祈禱姿態，沒有出聲。我掰開肉糧，假裝交出。在牠伸手瞬間，我又把

肉糧收回。

「莫卡卡，你還沒有回答我剛剛的問題。」我學牠，雙手握拳，把肉糧藏在手心，狀似祈禱。莫卡卡調整坐姿，側身對我，卻不理會。我搶先開口，「這樣好了，我先修正剛剛的問題。莫卡卡，待在首都大臺北市，多久了？」

牠這時露出髒污的牙齒以及暗紅的齦肉，吱吱嘎嘎。

我隨即遞出半邊肉糧。牠快速拿取，有教養地啃食。

「這樣才算是對話。」

裝置在牠背心前胸的微型同步錄影機，鏡頭沒有伸縮，已經停止運作許久。

「上次我的推測沒錯吧，你穿輻射警示背心，是為了嚇阻人靠近你。你沒有毛髮，是被軍士剃光的嗎？」

莫卡卡暫停咀嚼，吱吱嘎嘎。

「聽起來不是。他們忘了回收你，是吧？」

莫卡卡沒有發出聲音，吃完半片肉糧後，伸出一隻空手，狀似乞食，貌似要求。

不知為何，我感到一股慰藉，挑了一顆最大的風乾葡萄，遞交給牠，接續說，「你是沒有被回收的脫隊者，我是想不起自己名字的異名者。你跟我，都是被遺忘的……」

我搜尋理想詞彙的同時，停機坪外圍的暗處，兩個身影直直站立起來。一大一小，吱嘎出聲。莫卡卡也以聲回覆，不知何時越過小坑溪的牠們，這才走入三色光暈的停機坪。

大獼猴走在前，沒有穿著任何衣物，頭顱與全身都覆蓋濃密的短毛。胸前垂掛一小截奶頭，在光霧裡搖晃著光。是母猴，還在哺乳，分泌流出的白濁乳汁，沾黏在腹部鬚毛上，濕潤含光。裝置的地燈向上浮光，在那些半乾的乳汁上，照映出教堂內的聖光。全身也長滿軟毛的小猴，像似踩著光，瞬間跳入母猴懷裡，咬著一截乳頭。等母猴坐落，我才發現，母猴只有一截左胸乳頭，右胸的乳頭已經不見了。

「莫卡卡，是你的家人嗎？」我稍稍壓低音量。

吱吱嘎嘎。

我輕輕打開紙袋，發出摺紙聲響。母猴環抱小猴，轉身往後跳到更遠的複色光暈區。

「原來你是可以生育的，莫卡卡。」

吱吱嘎嘎。

莫卡卡站立起來，沒有握拳，沒有禱告，直接伸出手。我先把另外半片即食肉糧遞出。牠拿取後快速將肉糧交給身後的母猴。母猴放開胸前小猴，開始啃食肉糧。小猴毛絨絨的四肢緊緊攀附，沒有多少血色的白色圓臉，貼著母猴，咬著僅存的那一截乳頭。

莫卡卡背向著我，顯露科技背心的背布繡印：MACACA 446。

牠慢慢爬行，回到我身前，剛坐定，突然站起身，警戒地探看夜空。我隱約聽見，面海的遠方，有動力直升機飛過夜空。莫卡卡頭頂裝置上的小紅燈閃爍，有緊張時的脈搏速率。

母猴小猴連體，發出少見的高頻警戒，在原地連續轉圈。

我把紙袋放在莫卡卡腳邊，對牠說，「趕緊離開。」

吱吱嘎嘎。

「趕緊離開，他們要降落了。」

莫卡卡的圓眼凝視我，坐落原地，沒有要離開的意圖。

我伸展雙手，抓握上身的空虛處，攀抓看不見的氣體，彷彿那有牢固的樹枝，讓我像似獼猴在樹間移動。這怪異的坐姿擺手動作，莫卡卡無法理解。在逐漸膨脹的螺旋槳運作聲裡，我喊出聲，「他們不是來接你的人，快走！」

我的音量驚嚇了莫卡卡，牠抓起紙袋，跳躍爬行。

母猴小猴跟在後頭，走上倒樹，越過小坑溪，一起躲入第四公墓區的坡地暗林。

動力直升機的螺旋槳轉動方式，經常令我著迷。

每當那種鈍物重擊的穩定頻率從空中掉落，我便會抬頭，持續尋找。即便無法目視發現它，我也會仰著頭，直到聲音遠離消失。在核一廠期間，每一次聽見螺旋槳聲，最後都有直升機落地。

動力直升機通常載送市政府的主管官員，進入核一廠，不分晝夜。雖是科技藝術實驗園區，平時並不對外開放。除了原電力公司的退休人員後代，經由濱海公路送來補給物資的物流員，市政府派駐的管理團隊、駐園藝術家的關係人，核一廠並不多人進出。剛進駐時，我誤以為核一廠是不同部門主管官員的郊區會議廳，或者特殊招待所。

「我謹代表市長，感謝菲利浦先生捐贈您的小秒針作品。」穿著正裝的男官員，調整鼻梁上的眼鏡，微微躬身。這天，他學習官員說話的模樣不變，聲調也不變。「依照您的要求，裝置藝術局預計將小秒針裝置在自由廣場的東北角花園。那裡是廣場最安靜也最少人的角落。」

「鄭局長，進駐核一廠期間，關於稱謂，我們有過協議。」我依靠著工作檯。

「是的是的。賽克洛普斯先生。」鄭局長表達歉意。

「賽克洛普斯？神話故事裡的獨眼巨人嗎？」一旁穿著連身裙、滿臉蓄鬍的豐腴女子，斜睨著眼，卻以沙啞的男人嗓音，自顧自語，「自認是獨眼巨人的藝術家，真的頑固，情感也衝動，卻不一定擅長使用工具，製作武器。為了從四國隱性託管卻慢慢侵占的事實裡，挽救災後的島國和特區，我們有過一場武裝革命，也犧牲許多生命。我們正努力渡過武裝革命的傷痛……賽克洛普斯這個署名，是不是充滿了挑釁？」

「男先生千萬不要這麼聯想。」一如五樓窗外隨風搖擺的旗幟，鄭局長雙手握拳，微笑的表情設定略嫌生硬。他維持禮貌儀態，對我說，「這次會同藝術協會的副會長男先生，前來打擾，也是想來請教賽克洛普斯先生，最後一件廣場裝置作品的狀況。」

「廣場系列的最後一個作品，還在進行。為了讓裝置藝術局安心，應該讓局長看看。」一直靜默站在結構柱旁的諾倫，介入談話。她望我一眼，走向以軟布覆蓋的電晶體機芯，輕緩地拉開這一片輕薄的灰。

方形的立體金屬骨架之間，有繁多的晶圓彼此咬合成無數的圓眼。圓，各自存有，也為另

一個眼，成為拼湊的基礎。男先生與鄭局長同時走近，兩人第一眼都靜止自身凝視，彷彿在時間的遠處，他們的眼也能幻化為空間裡的圓。電晶體機芯是立方體，兩人有默契，一前一後緩緩移動，繞著圓走，環視留落一整圈的著迷。

這天白晝，冬日陽光不時躲入雲層，偶以移動的影子，落腳核一廠。

光柔柔地滲流，映著五樓空蕩蕩的室內。看似靜止的光纖，隨著兩個緩緩繞圈的軀體，一胖一瘦，變化金屬光膜。由光破繭而出的幻光，在不同的齒狀晶圓，再變形為彼此滲流幻色的光膜，讓彼此咬合的齒輪縫隙，轉動，看似真的在校對更為精準的時間。

「這個由晶圓組成的裝置作品，看來有些黯淡。」男先生開口，她喉嚨裡的情狀裝置，隨著情感變化，將嗓音切換成細膩甜美的女人。

「在室內的時候，是的。」我溫柔補充一句，「男先生的觀察很細膩。」

男先生意識到聲腔的變化，耳根潮紅。她晃著下垂飽滿的乳房，撫摸下巴的鬍鬚，嚴肅地抖動身軀的脂肪，「我想，是為了陽光，這個裝置才需要放在廣場正中央。」

「不管晴天雨天，太陽都會走過廣場。不同亮度的光，不同角度的光，都會看見不同質地的時間的不同移動軌跡。」

「透過光來轉動時間嗎？」

「只要有光，儲存永續電能，就能啟動重力傳動軸，推動電子擒縱器，控制齒輪晶圓，不停轉動帶動所有的圓眼。」



「你說的圓眼，是指每一組獨立齒輪裝置嗎？」

「每一片齒輪晶圓，就是一個圓眼。多個圓眼組成一個齒輪裝置，再彼此推動接連的圓眼裝置。也可以說，每一個齒輪，都是彼此的手與腳，交替拉著走著，所有的圓眼就會在方形裝置空間裡，對位移動，出現光可以穿過的縫隙。下一組圓眼裝置再剪下光的影子，在廣場地面顯示不同時間的數字影子。」

「影子會出現明確的數字，指示時間？」

「那些扭曲的影子會變形，是否能形成數字，還需要觀看者的想像。」

「就像雨天之後潮濕的地面。」鄭局長突然插話，「看著看著，有時候就會浮現圖騰、影像，或者數字。」

「是的。時間的柔軟，無法從精準的數字裡發現。」

「光轉動圓眼，圓眼剪出影子，影子呈現想像的時間。」男先生眼眸流露欽羨與迷惘，「希臘文裡，賽克洛普斯是圓環和眼睛，所以才署名。」

「每一組齒輪晶圓之間……」我忽地出聲又忽地落入沉默，直到他們兩人都察覺到我的猶豫，我才緩緩描述，「連接每一組圓眼的軸心桿，是以除役智能巡護員捐出來的大體零件，作為基材。它們彼此連接，才能讓這個電晶體機芯驅動島國時間。」

「驅動時間的基材嗎？」男先生的女聲，從喉嚨輕柔轉出，「這樣他們的犧牲，才不會被遺忘。」

「在武裝革命成功之後，能夠遺忘是很重要的。」我凝視著同一組齒輪晶片，體感室外的陽光，仿若嘆息，「我想，男先生一定也能理解這句話。」

「能夠遺忘是很重要的。」男先生像似腹語，重複了一遍。她以極為理性的男聲表達，「那位促成武裝革命運動成功的巡護員，犧牲前說的最後這句話，新國民都會記著。」

「能夠遺忘傷痛，意味革命行動的傷痛，真實發生過。」我憶想起也說出，某人曾經對我說的這句話，「能夠遺忘過去，也就驗證那段時間的真實，島國才能繼續往前一秒。」

「巡護員引爆時，有一塊……」

我快速單手握拳，停止諾倫的話語。

諾倫靜止的這一秒，男先生也默然地凝視我。

方形電晶體機芯的多組圓眼，同時也凝視著我們四個軀體。落在它們圓眼裡的身影，狀似靜止，也似流動。多個連體的身影，同時頷首點頭。

「各位說的，都太棒太正確了。能夠遺忘是很重要的。」在靜默之後，鄭局長快速附和，「這次邀請賽克洛普斯先生為自由廣場創作裝置，不只是呼應這三年來的建設進程。今年，因為第七次石油危機的問題，永續電能也是臨時中央政府的施政重點。重建中的首都市政府，也鼓勵轄區內的食品加工業、各種日常需求品製造廠，投資這個新領域。臺中市的農業生產鏈，也有臨時政府提供的平準基金，生存物資不調漲。大臺北市婦女團體已經發起少買少用運動，鼓吹不盲目囤積貨物。這些都是裝置藝術局想透過賽克洛普斯先生的作品，在自由廣場呈現

給民眾的訊息。」

「鄭局長，我不理解你的延伸說明。」我稍稍垂落視線。

「剛剛兩位的談話內容，能否交由裝置藝術局整理，篆刻在這個作品的底部基石？廣場上的基石，都是臺東市開採的、最純粹的島國原石。」

「合作契約有註明，」諾倫這時介入，「這次廣場系列不會呈現創作說明。」

「剛剛兩人的對話，如果能以文字留在廣場，會是深刻的說明。不能為國民解釋，實在可惜。」

「不會的。」男先生開口，嗓音沙啞富有權威，「今天的說明解釋，明天之後，就是過去了的詮釋。」

「男先生也這麼覺得，那裝置藝術局就依照合作契約進行。」鄭局長湊近諾倫，輕聲對她說，「請諾倫小姐設定，提醒賽克洛普斯先生時間……」

諾倫輕輕翻手，制止鄭局長繼續往下說。她專注凝視鄭局長，他立即點頭停止話語。

男先生也同時對鄭局長皺眉，表露嫌惡。轉身後，她溫柔的女聲再次流露，「賽克洛普斯先生為這個作品命名了嗎？」

「名字還沒發生，正確來說，是作品還沒完成。最理想的圓眼組合，我還沒看見。」

「我環視電晶體機芯，脖頸轉動一個小齒輪刻度，我的眼便穿透圓眼組合的縫隙，落在後方一扇面朝東南東的窗戶。」

核一廠的西北西方向，有一處海濱高爾夫球場，已經停止使用。監獄武裝革命成功之後，收歸大臺北市市政府管理，由科技農務局規劃成研究抗輻射水稻與蔬果的栽種實驗區。我偶爾眺望西北方的石門風力發電站，被轉動的巨型風扇吸引，但鮮少往西邊移動。

鄭局長與男先生訪視後的隔天早晨，大面積的酸性海霧，從西北北的海峽撲來，先是吞沒所有的風力發電塔，覆蓋海濱高爾夫球場，最後瀰漫整座核一廠園區。

酸性海霧讓核能發電廠變得渺小。

園區管理組早先發布了六個小時的外出禁止令，我只好將幾支巡護員的金屬骨幹，裝入背包，在五樓到一樓的逃生梯間，上下往返。

背包測重約三十公斤。我已經適應駝著這個重量，一步步負重登梯，專注感受人工肌肉傳來緊繃程度的訊息。迄今，我仍相信，透過持續鍛煉，身體可以成為作品本體。今日低溫，我沒流一滴汗，只有燃燒多餘的雜念。我在五樓的拼裝浴廁，簡單淋浴，換上乾淨衣物，等到酸性海霧的警報解除，下樓搭乘園區的清華一百。

這輛清華一百的骨架，幾乎沿用了T.E.1973年清華大學工學院研發的清華一號。今年適逢一百週年，也因石油危機，臨時政府決議以島國自製的第一輛電動車為車體基礎，在各領域推出自動導航電動車。除了護衛考量的官員防爆車，幾乎所有公務車都改以清華一百的原型再製。研發量產最多的是運送小型包裹的郵務車。核一廠園區也是郵務自動導航的其中一站，我向市政府各單位申請回收的各類齒輪晶圓，便是由郵務員送達。

我坐上清華一百，智能面板進行臉部辨識，立即跳出常去的幾個園區地點。我按下其中一個導航設定點，開始移動。我不喜歡駕駛，更傾心於自動導航。清華一百的外型設計，如同高爾夫球車，被駐園藝術家們戲稱為高球一百。它空透的車體不阻礙視線，我才能在自動駕駛中，專心看與思索，直到聯想的畫面掉落車體之外，被導入往後奔跑的世界。

在核一廠期間，我大多往東移動，一如這時，穿越林道，偶爾會遇見少數獼猴，卻不曾遇見莫卡卡。莫卡卡的勢力地域，似乎只圍繞靠近北邊濱海公路的第四公墓區。

十五分鐘之後，我依導航時間，抵達由舊放射性實驗室改建的附設餐廳，向智能服務器點一杯熱咖啡，靜靜坐上一會。

在核一廠園區的一個點，移動到另一個點——這是我負重訓練後，養成的新習慣，也是日常的重複。

另一杯熱咖啡，慢慢轉涼了。

我凝視手錶錶盤上、小視窗裡持續滑移的小秒針。

小秒針是電晶體機芯的原點……我如此思索，同時發現鄰座上，那位進駐在核一廠警備訓練中心的藝術家。目測年齡六十歲的他，穿著燈芯絨布料的全套西裝，正享用組合肉排與一份塊狀麵包。他對我擊手，無聲問候。我想起，我們迄今都沒有詢問對方的姓名或暱稱。恍惚之間，記憶與想像錯置，他像是鏡子裡年老之後的我。

智能服務器為他送來一瓶縮時發酵葡萄酒與兩個酒杯。他撩動手，詢問我，「今天，也一

起？」

我換桌落座之後，為彼此倒了酒，也先碰了酒杯。

「我只有塊狀麵包，你還需要什么嗎？」他說。

「一杯葡萄酒，十分適合今天。」我回答。

「今天還是一樣，不喝咖啡，只是等咖啡慢慢變涼嗎？」

「是的。一杯咖啡變涼的時間，剛好思考一個問題。」

「今天的思考點是什麼？」

「駐園期間，我決定不走出核一廠範圍。每次想離開，我就坐電動車，從廠辦大樓一路導航到餐廳。在不移動裡進行點到點的單純移動，這之間，有我還無法確定的關聯。」

「這個問題，和上回提到的廣場系列的機芯裝置有關嗎？」

我沉落，像似同意，沒有回答。他也沒有追問，像似等待，埋臉切塊混合肉排，緩速咀嚼。我續喝一口葡萄酒。縮時發酵的特殊果香，靜靜待在口腔深處。他放下刀叉，沉重的不鏽鋼撞上珐瑯盤，引出尖銳，刺入頭皮。我撫摸頭皮，以指尖摳弄頭頂凸起的那塊方塊物。

硬幣大小，二釐米高，增生的厚皮早已完整包裹了它。

「頭疼？」他問。

「這裡，」我指著頭頂處，「有一塊……」

「你是機體人？」

「不是的。」我果斷回應，又再度沉落，苦惱如何回應。

他沒有追問，立即換了另一個話題，「你剛剛一直在看手錶，趕時間嗎？」

「今天不趕。」我說。

「等人嗎？」

「今天也沒有。」

「你一直使用，今天。」

「今天，是的。」

他笑得開懷，但沒有聲音。他小心輕放刀叉之後說，「這支機械錶有很好的工。」

「怎麼說？」我有了好奇。

「小秒針的移動很穩定，就像現在的島國……島國的時間也應該如此。」他微笑說，「可以借我看一下？」

我解開錶帶的蝴蝶扣，遞出手錶。

「羅馬刻紋、藍鋼指針、小秒針，都是很經典的安排。」他追問，「你喜歡機械錶？」

「我曾經拆開這支手錶，再重新組裝。機芯裡的每一個零件，都經過手工打磨和拋光，和現在的智能製造不一樣。過去的製錶，有特殊的手感，我很喜歡，才一直保留它。」

「現在很少個人配戴式的機械計時器，你做裝置的，一定有你的特殊原因。」

「我一直在找時間的質地。不是日晷、水鐘、沙漏的形式，也不是原子鐘的共振頻率，比

較靠近鐘擺機械裡的齒輪裝置和擒縱器。我能感覺到的時間，像似堅硬裡的柔軟。」

「堅硬裡的柔軟？」他語調疑惑。

「質地硬的、有重量的軟時間。」我湧起年輕時做裝置作品時的興奮感。

他嚼一塊麵包，配了葡萄酒，轉動發條龍頭，翻看滿布刮痕的藍寶石玻璃透明錶背。

「你感覺，現在幾點？」我說。

他疑惑，翻轉錶盤向上，說出此時此刻的時間。我搖頭，把錶殼，再次翻轉到錶背，請他看著錶背裡運轉中的機芯。

「你的感覺。」我強調語氣，「我的問題是，你感覺，現在幾點了？」

「我剛剛已經看到現在的時間，我當然知道現在的時間。」他口吻更為疑惑。

「幾點幾分，不斷移動的那一秒，都只是能看見的現在。」

「那你能看著錶背，從運轉中的機芯感覺，或者確定……」他表演著淡淡的不甘心，刻意追問，「精準的現在，幾點幾分，還有幾秒？」

「精準的現在，幾點幾分幾秒，都不是我想創作的。我想試著把所有藏在堅硬裡的時間引誘出來，捏成軟的。」

「把時間捏軟？」他先是訝異，終於笑出聲音，「我不引誘時間，也不捏軟時間。我這輩子都在努力偷走別人製作的時間。」

「偷別人製作的時間？」我訝然好一會才開口，「誰的時間？」



「所有能製作捕捉時間裝置的人。」

「你是製錶師？」

「我的父親是製錶師，我不是。他這輩子都是手工打磨各種機芯零件的工匠。」

「他現在還在嗎？」

「監獄武裝革命的時候，他在行動中去世。」

「抱歉，談到他。」

「沒事。他要是沒參與，才會後悔活這麼久。」他拿起刀叉輕盈指揮，從幽幽的感傷裡振作起來說，「我只是一個退休者，誰的時間都偷不走。能進駐核一廠，享有臨時政府的照顧，也是因為他的犧牲。不過，他移植過全體器官，活著的時候，身體比我還強壯。」

「你因此也被機械錶吸引……」一瞬間，不知為何，羞赧滿潮，我支支吾吾，「請問，怎麼偷走別人製作的時間？」

側牆的臨時政府的組織旗幟，隨著風翻動布腳，他的視線跟著飄了一會，才開口描述，「年輕的時候，我曾經在國家時間與頻率標準實驗室工作。那時候，我們從銼原子鐘進入鐳光晶格鐘，和國際時間同步計時校對。島國的所有計時裝置，最後都必須以我們發出的國家標準時間為準。個人配戴的計時裝置、磁浮車站的無聲時刻表、國家氣象與中央新聞中心的報時鐘，不管是誰的計時器，都要校對精準。一校對，不論快一秒還是慢一秒，就會被我們偷走

……」

離開附設餐廳之後，又被偷走了幾天？我無法精準確認。

一如那天，也不確定他是否說了，「你的小秒針一定有誤差，也因為不精準，錶殼裡裝著還沒有被誰偷走的島國時間。」

我望著電晶體機芯，不斷浮出他提到的，「島國時間應該是穩定轉動的小秒針。」

諾倫打開工作檯上的另一瓶縮時發酵葡萄酒，倒入杯中。她拉開軟木塞的瞬間，一大一小的電晶體齒輪，像似呼應，在還能重新繪製的想像之境崩解分離。

我沒有接手諾倫遞出的酒杯。

「這個電晶體機芯，命名了嗎？如果有，我和裝置藝術局可以開始運作。」諾倫說。

窗外傳來獼猴高頻率的叫聲。旋即，有電流爬過頭頂突出的硬皮處。

「按照合約，明天會有施作人員，過來載運廣場系列的最後裝置。這件作品來得及嗎？」諾倫詢問。

我皺眉，抵抗疼痛。

「又痛了嗎？」諾倫顯露擔憂。

我撫摸頭皮，在電擊的刺痛中迴盪幾個思索。

隨著時間延展，機芯是逐漸增加誤差的計時裝置，如此緩慢和國際保持誤差之後的時間，才是島國時間？必然誤差的計時器，才能呈現島國該有的計時？監獄武裝革命之後，這個電晶體機芯如何呈現不該被偷走島國過往……。

我眼前的方形裝置，不觸碰它，像似閱讀油畫，站遠也走近，在不同的距離凝視分散卻又組合的圓眼們。

「它好像無法完成。」

幾乎同時，我想起莫卡卡與母猴小猴，吱吱嘎嘎。

「會來不及嗎？」諾倫搶話，「我去和鄭局長溝通，多延長幾天？」

「不是的。這個，悠托比亞時間，不能完成，也不需要完成。它需要持續維持在未完成的狀態。」

「現在換我無法理解了。」

「諾倫，這個裝置就叫，悠托比亞時間。我想讓它停止在現在。」

「好。確定命名了？」

「就是這個命名，也是現在，這個時間狀態。諾倫，請妳通知鄭局長，明天可以請施作員過來。」

「最後裝置完成確認通知後，廣場系列經紀人的階段工作，就結束了，對嗎？」

我穿上循環體溫的防風外套，走向床頭櫃，先戴上手錶，再拿起沒有多少摺痕的紙袋。這些動作依賴著我的軀體流動，隨後，我的話語也流動，「通知鄭局長之後，我們就不需要經紀人模式。妳可以恢復到戀人，在這裡待機。」

之後的時間，彷彿靜置，誰也沒有對誰再多說一句話。

無法計量次數，我再次移動，走出五樓依舊空蕩蕩的廠辦。

像似，既視感。再次意識到自身的凝視時，我獨自站在動力直升機的降落圓環。

停機坪空蕩，陽光微弱稀薄，無法確認是清晨，或是失去夕陽的晚前。地面燈光的永續裝置仍持續蓄電。這種無法感覺熱的白晝之光，也令我無法察覺，自己究竟搓揉紙袋多久。

莫卡卡遲遲沒有出現。

牠被回收了嗎？想到這個可能，我的身軀一凜。

就在我準備轉身離開時，一個身影從小溪對岸的草叢裡冒出。不是莫卡卡，是母猴。小猴也從牠的背影露出頭。

我再次搓揉紙袋，在心中提問，莫卡卡呢？

吱吱嘎嘎。母猴發出類似的聲音。

「只有你們嗎？」我稍稍喊出聲。

母猴小猴蹲下身，四個圓眼都在警戒。我極為緩慢地往小坑溪方向移動，邊走邊搓揉紙袋。牠們倆聽著紙袋聲，保持警戒，沒有逃離。直到我走到橫越溪流的倒樹這一頭，母猴才抓著小猴往後躲到草叢深處。

我在倒樹這一邊，凝視，能發現草叢裡的四個圓眼。兩兩各自轉動，前後遮掩，又組合成一體，悄悄凝視我。我打開紙袋，拿出一塊肉糧，掰開成兩半，同時拋向母猴小猴。牠先抓起一塊，聞一聞，咬一口肉糧後，就立即抓起另外一塊。

我再次搓揉紙袋，冷風吹過，把紙聲帶過小坑溪。我向對岸的圓眼們說，「你們不願意越過小溪吧。」

吱吱嘎嘎。

下一陣冷風，拂過我的頭髮，提醒頭皮硬物如刺。

吱吱嘎嘎。

「不用擔心，一會就會過去了。」我發現自己說了雙關語，試著微笑解釋，「我說的是頭痛，終究會停止。我不會走過去的。越過這條小溪，也算是離開園區吧。」

母猴小猴快速啃食肉糧之後，站立起來，緩緩爬行走動。牠們一前一後，坐在倒樹的那一頭，不論我怎麼搓揉紙袋，牠們都不再往前。

「你們不過來，也好。」我對母猴小猴說話。

吱吱嘎嘎。

「我以為可以完成，終究沒有做出來。」

吱吱嘎嘎。

「是的。」我像似被關機，靜止一秒，開機，「那句話，是莫卡卡告訴我的。」

在白晝的光膜裡，母猴小猴忽然靜止。我剛說的話語裡，彷彿藏有機關，觸動了牠們的功  
能暫停鍵，讓倒樹上兩個毛茸茸的軀體，暫停了一秒。

母猴小猴隨後的吱吱聲，聽來都有疼痛感。如此針刺，讓我在呼吸吐納時，同步觸動頭顱

上那塊方形硬皮。紙袋裡還有新增的肉糧與增量的風乾果肉。我將紙袋放在倒樹上之後，便轉身離開，沒有回頭確認母猴與小猴是否取走。

刺冷的東北季風，從海面越過濱海公路。

我先越過停機坪，一步步走向不遠處的管制大門。管理室的智能警衛，辨識出我，點頭出聲問候。我站立在車道的閘道口，左右探視。濱海公路上沒有任何一輛電動車。往前一個跨步，身體便越過電子柵欄。我走出核一廠園區，往東慢慢散步。我推估獼猴爬行的速度，也以這樣的速度行走。站立移動，並不理想。我蹲下身，像似要撿拾路面的碎石。雙手一觸地，我以兩隻手兩隻腳前後交替的姿勢，忽走忽爬，試著在濱海公路上持續奔跑。



T.E. 2073：莫卡卡與賽克洛普斯

MODERN ART  
現代美術

ISSUE 208

 臺北市立美術館  
TAIPEI FINE ARTS MUSEUM